

演说稿

[苏联] 姆·艾杰里等著

冠 奇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演 說 稿

〔苏联〕姆·艾杰里等著
冠 奇 譯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一集苏联小品文，共收十篇，內容大都是揭露某些企業干部的缺点。有多年不出办公室一步的經理，有几年來演說只是老一套的厂長，有計劃不能完成就裝病休养的領導人，有專求个人享受的農庄主席，也有曲意奉承上級的下級干部……作者用諷刺幽默的筆調，針對那些不良現象，作了嚴厉、正确的批判。

演 說 稿

〔苏联〕姆·艾杰里等著
冠 奇 譯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中國工商印書館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張：2 5/16 字數：44,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0

統一書號：T10077·356

定價(5) 0.17 元

目 次

演說稿·····	[苏联]姆·艾杰里	(1)
最后一根火柴·····	[苏联]恩·巴热諾夫	(7)
伊凡·庫齐米奇病了·····	[苏联]姆·洛克丘霍夫	(14)
秋天的夢·····	[苏联]瓦·卡尔鮑甫斯卡婭	(20)
明顯的例子·····	[苏联]符·阿尔陀夫	(27)
无花果·····	[苏联]伊·戈洛索夫斯基	(31)
八音琴·····	[苏联]阿·伊奧諾夫	(38)
“他不愛我了·····”·····	[苏联]伊·高列洛夫	(43)
打开心靈的鑰匙·····	[苏联]瓦·卡尔鮑甫斯卡婭	(53)
落空·····	[苏联]謝·納里尼亞尼	(61)

演 說 稿

〔苏联〕姆·艾杰里

“人有旦夕禍福”。不幸突然降臨到制磚厂厂長英諾根基身上。工作日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預兆。跟往常一样，英諾根基黎明即起，听了无綫电的新聞报告，喝了两杯茶。他正打算去上班的时候，忽然發現遺失了东西。皮包里一份打字机打成的报告底稿（全文有二十四頁半）不翼而飛了。說真的，这还不是一份报告底稿，而是一份供出席討論会、代表會議和全体大会时演說之用的演說稿。

英諾根基很久以前就在各个不同場合的講台上念过这份演說稿，他对稿子的內容非常熟悉。可以說一句，在整整六年中，他都是怀着滿腔的热忱來念它的。

他对自己演說稿的个别部份几乎背得出來。英諾根基記得很清楚，制磚厂完成計劃的百分数总是在两个数字之間：百分之一百点六，或百分之一百另八。

不需要多，也不能少。

英諾根基記得厂里常年不变的先進工作者的姓名，他們是薩哈洛娃、費里摩洛娃、魯琴科、安托辛和伊凡諾夫——謝

陀依。

不需要多，也不能少。

每季度經常采用三條或四條合理化建議。

够啦。“三八”制磚廠又不是製造機器的大工廠！

一句話，這是篇精采的演說稿。它是已故副廠長叶里謝寫的，從前他是法律顧問和區報的特約通訊員。

英諾根基經常把自己的演說稿象私人武器般地帶在身邊。如果突然叫他來參加“足下之光”皮靴勞動組合的會議，以便交流一下經驗，——那就請吧！英諾根基是經常準備好自己的發言的。

就是這樣一份演說稿竟然遺失了！

“杜霞，我把演說稿丟了！”英諾根基激動地對妻子說。“昨天晚上它還在我的皮包里。”

杜霞拍了一下手：

“英諾蓋沙（英諾根基的愛稱——譯者），你現在沒有它怎麼辦？……要知道那個叶里謝·叶里謝耶維奇已經去世了，但願他進入天國……”

演說稿到處都找遍了，不管是貯藏室、雞棚、牛欄、甚至是打



東找西尋，稿子沒有下落。

獵用的背包里。(英諾根基出去打獵時，有時也隨身帶着演說稿，以備不時之需。)但是一點結果也沒有。英諾根基終于心神不寧起來，沒有吃早餐，就匆匆忙忙上工廠去了。他把自己辦公桌的抽屜和保險櫃不知打開了多少次，然而還是沒有下落。

“誰要這份演說稿呢？”英諾根基傷心地想。

說實在的，英諾根基的演說稿會對誰有用呢？有什麼用呢？再說，說不定英諾根基會被請去參加討論會或代表會。到那時，他只好謙遜地一言不發了。英諾根基想到這一點，心里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遺失了演說稿，英諾根基變得食慾不振，他心不在焉地又吃了第二頓早餐——喝了一小杯冰凍酸牛奶，但是不多一會，他就恢復了理智，開始思忖可以委託什麼人來寫新的演說稿。

“非得費陀爾·費陀羅維奇不成，”英諾根基作出了決定。
“他是個學問淵博、知識豐富的人。”

書店經理費陀爾是由于磚頭的關係跟英諾根基親近起來的。有一次，英諾根基替費陀爾弄到一卡車自用的優等磚。這件事使機靈的費陀爾有一回理由充足地說，他們倆的友誼是建築在良好的基礎上。從本身來說，跟費陀爾交往對英諾根基有某種好處：他可以不必再看書報雜誌了。

當天，英諾根基把費陀爾請到家里。兩人躲在房間里，着手研討寫新演說稿的計劃。

“就是說，計劃是這樣的，”英諾根基說，“開頭四頁我們談

談苏联全國的成就。”

“是不是太多了？”費陀尔不大相信地說。

“对我这篇演說的思想內容來說恰恰正好。接下來敘述我們博罗丁諾——拉茲烏莫夫斯基区的成就。計劃在這些成就上用三頁篇幅。在談到播种的地方，你可用上省略号，由我自己來想，正在進行的是什麼播种，是秋播还是春播。用一頁半篇幅來指出我們領導上方針的正确，它对于每一項上級指令，总是很关心。”

“这我明白，”費陀尔同意說。

“唔，关于制磚厂的成就，”英諾根基說，“用一頁篇幅就够了。这些成就大家全知道，而且，一般來說，謙遜一点能使人更加称赞。至于先進工作者，我們寫上薩哈洛娃、費里摩洛哥娃、魯琴科、安托辛和伊凡諾夫——謝陀依。”

“也許，新的又涌現出來了？”費陀尔預料說，“要為他們留一些篇幅嗎？”

“不要新的。上面这些人已經審查过，而且都是有住宅的。而新的一定会吵吵嚷嚷，提出各种要求：这个要修理屋頂，那个要配給住宅。然后，我們來寫这一部份：‘沒有及时办好的事’。这也就是自我批評。我們要毫不徇情地指明犯过失的那些人。比如：專家的房屋造了四年还不曾完工，誰的过失？坦白地說，是建筑公司。工厂托儿所沒有擴大，誰的过失？是执委会。他們不給房子。磚头打碎了，誰的过失？运输机关。”

“作为一个厂長、您本人的缺点要寫嗎？”費陀尔沒有把握地問。

“当然要寫！”

英諾根基站起身來，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用習慣了的報告員的聲調說：

“作為制磚廠的廠長，我的過失首先是在於我工作做得不夠好。在跟官僚主義分子，敷衍塞責和壓制批評的人所作的鬥爭中，我所表現的不調和的堅持精神也不夠。”

英諾根基停了一會，然後深深地嘆了口氣，更加激動地繼續說下去：

“但是，我們‘三八’制磚廠的領導上，並沒有停留在已經取得的成績上面。請允許我向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或代表會議、全體大會、討論會）保證，在最短的時間里，缺點一定會消除，錯誤一定會得到糾正。”

費陀爾摘下眼鏡，用一塊藍底紅格的手帕揩拭了一會，接着，凝神定氣地說：

“要是從自我批評的觀點來看，英諾根基·彼得羅維奇，您已是第七年向大家作這樣的保證了。我偶而讀過您的報告，想對您說……”

“什麼報告？報告在哪裡？莫非找到了嗎？”面色蒼白的英諾根基捫住自己的胸口說。

“您把它丟在我們店裡了。這就是。您瞧，在六年中它旧到了什麼程度，連紙都發黃了，好象古代埃及的稻草紙了。該換新的啦！”

英諾根基鄭重地從費陀爾手中拿過用了很多次的演說稿。

“一定將它換新，”廠長答應說。“我把它交給執委會的女打字員。在質地優良的紙上重打一遍。”

剛巧過了兩天，英諾根基被叫到區黨委去開會。在路上他順便跑到女打字員那里。

“怎麼樣？薇洛琪珈，打好沒有？我馬上要去發言哩！”還在門口，英諾根基就叫着說。

“您的演說稿不在我這里。”薇洛琪珈不安地說。

“來不及重打嗎？”

“比這糟糕。”

“丟了嗎？”

“還要糟。區委書記把它拿走了……”

“馬什卡爾金？”英諾根基大吃一驚。

“正是他，英諾根基·彼得羅維奇。他說：‘箕雅契柯夫（英諾根基的姓——譯者）沒有稿子也能應付。要知道，他是我們這里第一流的演說家哩……’”

英諾根基在答話時只哼了一聲。他拖着兩條發軟的腿往會場走去。過了幾分鐘，他已經坐在一間熟悉的辦公室里。英諾根基頭一次感到自己被解除了武裝，狼狽不堪，無依無靠。他不時胆怯地環視主席團周圍。使他胆戰心



從此，他不再是本區第一流的演說家了。

驚的事終於發生了。區委書記馬什卡爾金，殷勤地微笑着，請他到講台上去。

“發言名單中已經寫了您的名字，”書記說，“請不要耽擱我們的時間。”

英諾根基走向講台。以後的事我們不再說下去了。我們只說一說，從這天起，英諾根基就永遠不再是本區第一流的演說家了。

（譯自“鱷魚”1956年第2期）

最后一根火柴

〔苏联〕恩·巴熱諾夫

火柴亮了一下就熄滅了。柯米里津用失望的目光送走了從黑色的火柴頭上冒出來的青煙，把空盒朝廢紙簍里一扔，拍拍身上所有的衣袋，然後向坐在對面的幹部科長赫洛莫夫說：

“您有火柴嗎？”

“我不吸煙。”赫洛莫夫抱歉地笑了一笑，“您的血壓高，我勸您也是不吸為妙。伊凡·費德羅維奇。”

“真是金玉良言，沒有話說！”



經理走出了辦公室

柯米里津嘆了一口氣，把煙卷放在一旁，按了叫女秘書的電鈴，就開始翻閱起——他已經看過一遍了！——放在面前的厚厚一疊機關編制的表格來。

“不，親愛的赫洛莫夫同志，”过了一会，他說，“隨便怎樣，我不同意您調動專家！請把沒有畢業文憑的派到生產上去吧。不过对您來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可侵犯的。怎么搞的……她睡着了嗎？”

他第二次按鈴叫女秘書。真可惜！回答他的只是热水汀上的电鈴洪亮而清晰地响了一声。柯米里津大声地推开轉椅，向会客室走去。

会客室里一个人也沒有。柯米里津微微推开通向走廊的門，接着在略事犹豫以后，向用櫃子圍起來的角落走去。那里通常是女通訊員們坐的。

“沒看見加莉婭嗎？”他問一个年老的、肥胖的妇人。

那个妇人一面在輕輕地哼着什么，一面在拆着邮包。她抬起眼睛，害怕地哦了一声。

“我真的沒有看見，伊凡·費德羅維奇，我才从城里回來。”她急急地報告。“要我去找嗎？”

“不用了，繼續您的工作吧。”

柯米里津摸摸自己的潤澤的胡須，慢慢地从通訊員那儿走开。“要派她去買火柴嗎？”他想，“不，差遣老年人是缺德的。还是去向別人借个火吧。”

柯米里津看到最近的一扇門上挂着“生產科”的牌子，就闖了進去。

寬敞的房間里充滿着春天的陽光和从街上許多水塘里所反射進來的顫动的影子，里面坐着两个人：科長謝爾蓋·列伏維奇——一个戴着鍍金夾鼻眼鏡的靈活的人，和一个柯米里

津不認識的青年工作人員（柯米里津對於別人的面孔和姓氏向來是記大不住的）。

謝爾蓋·列伏維奇用拳頭支着肥碩的臉龐，正在興趣盎然地研究“女工”雜誌上的新穎的婦女髮式專頁。他聽見腳步聲，抬起頭來一瞧，不禁呆住了。

“您，您……”他口吃地嘟囔着，把眼鏡扶了扶正。

“是我，”柯米里津確認說，“為什麼這會使您這樣吃驚呢？”

謝爾蓋·列伏維奇一躍而起，離開了坐位，顯得不好意思和侷促不安。

“請您原諒，伊凡·費德羅維奇。您進來得那樣突然……”

“上帝會原諒的，謝爾蓋·列伏維奇。而您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柯米里津指着三只空桌問。

“他們立刻就來，”謝爾蓋·列伏維奇困窘地說，“我放了他們半天假。”

“放假？”柯米里津睜大了眼睛。

“女同志們堅決要求……說是要去料理什麼緊急的家務。這也沒有什麼關係，現在科里差不多無事可做。”

“怎麼，無事可做！”柯米里津激動地說，“我交下來的任務呢？”

“請您放心。席爾圖辛不一會兒就可以把它完成的。”

柯米里津疑惑地向席爾圖辛看了一眼。

“唔，一個人能完成得了嗎？”



生產科長在研究婦女髮式

“完成得了，”謝尔盖·列伏維奇滿有把握地肯定說，“这已不是头一次了。过一小时我就送來給您簽字。这小伙子真是個无价之宝呢。”

柯米里津从謝尔盖·列伏維奇那儿出來，到了走廊里，打算回自己办公室去了。但这时他想起沒有点燃的烟卷，于是便順着走廊走过去几步，推开挂着“設計科”牌子的門。

“唔，这里大概是在緊張忙碌地工作了。”柯米里津看見所有五个設計員全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心里滿意地想。只有科長一人不在，但柯米里津知道，他一清早就到部里去了。

柯米里津的來到，產生了他所意想不到的結果。全体人員不知为什么都十分驚慌，撞翻椅子似的从座位上條地站了起來。这使柯米里津很不高兴。

“請大家仍旧做自己的工作，”他冷淡地說，“用不着怕我。你們不是契訶夫筆下的文官，我也不是已經死去的沙皇时代的長官的影子。”

柯米里津对一个正在用計算尺計算某种資料的設計員看了一眼，向他旁边的人說：

“叻，您在做什么呢？”

“我在等候符拉索夫算完那份資料。我要仔細复核一下，再交給科雷茨基。”被問的人指了指一个正在專心致志地在一張白紙上打着格子的同事。

“是这样嗎？那么，科雷茨基等着把数字填到划好的表格里去囉？”

“不，填寫数字，——这是我的职责，”一个長着姑娘般的

肥軟的嘴唇的青年工程師插嘴說，“這間房間里，要算我的書法最漂亮了。”

柯米里津大聲地用鼻子吸了口氣，向着房間里的第五個工程師說：

“您又是在做什麼呢？”

“我將在編好的表格上簽字。”第五個人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柯米里津生氣地把手指弄得咯咯作響。

“唔……你們工作得不壞，”他嚴峻地說，“主要是工作並不繁重，無論如何不會把你們累病。據我看來，一個工程師除了畢業文憑以外，還必須有良心。就是這樣，可敬的公民們。”

設計員們意味深長地互相交換着眼色。

“良心我們是有的，經理同志！”房間里書法最漂亮的人說，“我們自己在这里也坐得不耐煩了。我請求科長調我到隨便什麼建設部門去。

“‘不行，’他說，‘您是衛生技術人材。要是有時我們突然需要這種人材呢？’”

“就是因為這個‘突然需要’，我也在这里被封進了罐頭。”在白紙上打格子的人悶悶不樂地說。

柯米里津站着想了一會兒，莫名其妙地對這幾個年青人點了點頭，走出房間去了。

在回自己辦公室的路上，柯米里津決定順便抽出一些時間到副經理那儿去一趟。但是人們不讓他走近門去。

“喂，阿胡子！……”拥挤在走廊里的人群中有誰喊道。

柯米里津……不由得立定脚步。

“对不起。您是在喊我吗？”他岸然問道。

“除了您还有誰呢？請您要守秩序。人家从早晨起就坐在
这里了。”

柯米里津明白他們把他当作訪問者了。他微笑一下，开始温和地解釋說，他在这里原是自己人，所以……

“这里全是自己人。”一个妇人打断了他的話。

柯米里津不答理妇人，推开門，走進副經理的会客室。

柯米里津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女秘書。

“加莉婭，您在这里做什么？”

加莉婭吃驚地回过头來。她的鮮紅的嘴唇上粘着一片黑色的葵瓜子壳。这片瓜子壳把柯米里津完全惹怒了。

“豈有此理！”他放大了喉嚨說，“我在整个机关里都把您找遍了。”

“英娜要我來替換她一下。”加莉婭咕囁着，向門边退去。
“加符里林同志出去了。”

“上哪儿？”

“今天迪那摩运动場有球賽：‘斯巴达克’隊对‘魚雷’隊。”

“什么球賽？他今天要接見來訪的公民呢！立刻去找他，請他到我这里來。”

柯米里津剛关上門，加莉婭就迅速地撥動電話号盤，急促地說：

“英娜嗎？快些回來。我的上級在这里，在你的会客室里。
……誰又知道他！……五年不出办公室一步，忽然象是有意搗

蛋似的出來了。他就是這樣一個壞傢伙！”

而這時候，“壞傢伙”正在走廊里走着，他悲傷地思忖：

“機關里的秩序竟會這樣糟，真是怎麼也想不到……”他在掛着“技術科”牌子的門旁站住，心事重重地吸了一口沒有點燃的煙卷。“要不要進去借個火呢？”

就在這個時候，門里傳出了一陣哈哈大笑了。柯米里津打開了門。

全體技術人員緊緊地圍在坐着下象棋的科長圖日爾金和副科長赫伏斯托夫的四周。誰也沒有注意到走進來的柯米里津。

柯米里津用手指彈了一下他旁邊的人的背脊，問他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毆打小孩●。”人們回答他。

“‘毆打小孩’也許是有趣的事情，但是技術員們不該把基本工作忘了呀。”柯米里津忍住怒氣說。

那個被他彈過背脊的人聽見了熟悉的聲音，回過頭來，呀了一聲，立刻象是在空氣中溶化了似的，消失不見了。但是他在溜的時候，還能用手肘撞了撞隔壁的人。室內頓時顯得空蕩蕩的。只有兩個棋迷還坐在那裡，把身體俯在棋盤上面，對周圍的事情不聞不見。

柯米里津把手放在圖日爾金的肩膀上。

“我忠告您……”他用激動得嘶啞了的聲音說。

● 指的是一个棋藝高超的人在跟一个初学者对弈。



“毆打小孩”